



论沈从文的湘西巫文化书写——以《神巫之爱》为例

Shen Congwen's Writing on Xiangxi Witch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Shaman's Love*”

黄嘉正

HUANG, JIAZHENG

19ALB0695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3



论沈从文的湘西巫文化书写——以《神巫之爱》为例

Shen Congwen's Writing on Xiangxi Witch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Shaman's Love*”

黄嘉正

HUANG, JIAZHENG

19ALB06958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3

目录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1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3
第三节 前人研究综述.....	3
第四节 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神巫之爱》中的巫文化元素.....	6
第一节 “仪式性”的巫文化.....	6
第二节 “精神性”的巫文化.....	11
第三章 “神性”与“人性”的交织.....	16
第一节 被“人性”逐渐压制的“神性”.....	16
第二节 “神性”与“人性”交织的写作特色.....	19
第四章 巫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对立.....	22
第一节 自由不羁的巫文化内核.....	22
第二节 沈从文的文化忧患意识.....	24
第五章 结语.....	29
引用书目.....	31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黄嘉正 HUANG, JIAZHENG

学号：19ALB06958

日期：2023 年 4 月 17 日

论文题目：论沈从文的湘西巫文化书写——以《神巫之爱》为例

Shen Congwen's Writing on Xiangxi Witch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Shaman's Love*”

学生姓名：黄嘉正

指导老师：杜忠全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篇论文以沈从文的中篇湘西题材小说《神巫之爱》为范例，探讨沈从文的巫文化书写。学界目前对《神巫之爱》的巫文化书写研究较少，而巫文化书写是沈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题目。本论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法，探讨小说中所使用的巫文化元素，以及沈从文在书中使用巫文化进行书写的写作特点，再结合学界研究对写作特点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

《神巫之爱》是一部以巫文化为核心的小说，沈从文在小说中以巫文化书写给读者带来充分神秘感和新鲜感。小说人物的塑造亦人亦神，还有乌托邦式的原始部落社会。《神巫之爱》除了在爱情小说的老套剧情上推陈出新，其中还隐藏着沈从文对当时中国文化的忧患意识，是一部可研究性很高的小说。

第一章为绪论，包括课题背景简介、研究目的和意义、前人研究综述、研究方法。

第二章列举《神巫之爱》中所使用到的巫文化元素，按照“表”和“里”两个层面将其分为“仪式性”与“精神性”两类。论述这些巫文化元素的功能性等详细信息，从小说文本的体现进一步论证这些元素的功能之体现。第一节为“巫术”“巫师”“巫歌”一类物理层面的“仪式性”巫文化；第二节为人物的语言习惯、社会价值观体现出的“精神性”巫文化。

第三章探讨《神巫之爱》中“神性”与“人性”交织的特点，这一论点在神巫这个角色的塑造上最为明显。第一节提出以第二章跳傩的第二堂祈福法事作为分界线，通过文本例证论析神巫这个角色的“神性”被“人性”逐渐压制并取代的过程。第二节论述这种“神性”与“人性”交织的写作特色给读者带来的全新阅读体验，并追溯至春秋楚国屈原的《九歌》来探讨人神恋爱的写作题材。

第四章探讨《神巫之爱》中巫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对立的特点。第一节列举小说中颠倒的爱情观和主仆关系这些与传统中国文化相背的巫文化观念，作为文本例证。第二节通过沈从文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论述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所创造的乌托邦式世界，以及他本人在其中所隐喻的文化忧患意识。

【关键词】 沈从文、《神巫之爱》、巫文化书写、傩文化、湘西文学

致谢

时光飞逝，三年的本科学习生涯也随着这篇毕业论文的完成来到尾声。这三年经历了新冠疫情期间的许多变动，这份独特的人生经历我将终身难忘。

感谢我的论文导师杜忠全老师在我论文写作期间给出的指导和建议，耐心回答我写作期间的提问，还愿意批准我在论文第二阶段想要更换题目的任性要求。我的这篇论文能成功完成，杜忠全老师是最重要的助力者。我也要感谢中华研究院的其他所有老师，有他们这三年本科生涯的悉心教导，我才能来到毕业论文这个最终阶段。

王嵩在我论文写作期间给了我很多技术上的帮助，同时陪着我熬过论文写作遇到的每一重难关，是我最大的精神支柱。我的中文系好友们——谢蕙倪、陈含冰、林芯好、丘绍敏、陈静萱，我们在学业和论文写作上互相督促帮助，是我学业上的好队友。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是我学习生涯最大的支持者。

学海无涯，今后我将继续保持这份探求知识的热忱。

第一章 绪论

沈从文（1902-1988），原名为沈岳焕，是湖南凤凰县人。他的文学作品最为人知的特点便是对湘西自然人文的描绘，他以自己丰富的湘西生活体验为素材，写出了无数精彩的作品。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丰富多彩，不少人都是从读他的作品才开始认识到这片被山水隔绝的神秘世界。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不仅仅展现了人性真善美的一面，也向读者描绘了一个神秘的文化世界。本篇论文就将以他所作的小说《神巫之爱》为例，来探讨他对这些被称为“巫文化”的神秘文化元素的书写。

第一节 课题背景简介

《神巫之爱》是沈从文在 1929 年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位神巫和他名叫五羊的仆人一起前往一个名为云石镇的部落，为居住在那里的花帕族族人做请神祈愿的法事。花帕族的女子都想借这个机会和尊贵的神巫成亲，想方设法地凭借歌声的容颜去打动神巫，但神巫都不为所动。晚上的祈愿法事上，神巫将倾听众族人的愿望并代为传达给神明，一位白衣的女子忽然跪倒在他面前，但却不说自己愿望最后流着泪离去了。这位女子让神巫怦然心动，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女子其实是个哑巴，并且还是一对长相相似的双生姐妹。神巫和仆人几经波

折和误会，终于确定了女子的住处。他在一个雨夜悄悄潜入屋内，想要一诉衷肠，在掀开帐子的瞬间，白衣女子为孪生姐妹一事真相大白，小说也在神巫的错愕中落下帷幕。本篇论文使用的小说文本为“开明书店版”，是沈从文从1941年开始亲自选编修订，计划于桂林开明书店出版的著作集的版本，都有着较高的准确度和可信度。

沈从文的小说可粗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以大城市生活为背景的都市题材小说，另一种则是以湘西为背景的乡土题材小说，《神巫之爱》便可归类为后者。

《神巫之爱》最主要的特点便是以湘西巫文化所虚构出的一个神秘奇幻的小说世界，这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是较为少见的。巫文化是湘西地区的苗族、土家族等所信仰的原始文化，他的历史上可追溯到春秋时期的楚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它又因湘西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属于南方偏远地区，人们对这里的了解极其有限，因而使巫文化在他们普遍认知里是一个诡异神秘的地域文化。沈从文从出声到青年时期都在这片土地成长，后来前往北京学习最后成为作家。他对这片土地文化的了解比同时代大部分作家都要深刻，并大量将之用于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巫文化浓重的神秘感，在沈从文小说里经过文学化的再塑造后，除了依旧保持它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极具浪漫色彩。它的信仰者们大多还遵从着较为原始的生活方式，没有繁冗礼教的束缚，对男女恋情的态度非常开放。《神巫之爱》所讲述的爱情故事，就是以巫文化中被称为“傩仪式”的法事展开的，神巫兼具神性的独特身份更是让这部小说染上了神话传说般的奇幻色彩。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部小说就是因为巫文化才足够浪漫瑰丽。

第二节 研究目的和意义

沈从文的巫文化书写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只是在称呼和定义上有略微的差异，如更侧重与死者相交流的巫鬼文化书写、更侧重仪式性的巫傩文化书写、探讨楚文化和巫文化二者联系的巫楚文化书写等，这些研究题目所提到的“巫”，都是指湘西地区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笔者注意到，《神巫之爱》在这些研究中并没有太多的被注意和使用，因此选择以这部小说来探讨沈从文的巫文化书写。

《神巫之爱》巫文化书写相较沈从文其他同类型作品，笔者认为有一些较为独特之处。主人公神巫兼具人神两种特性，这种人物在沈从文的小说里是不多见的。结合沈从文的生平，以及他所经历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笔者感觉到这部小说除了爱情外，似乎还隐藏着作家的一些对他当时所处时代的想法和声音。以上便是本篇论文研究的出发点。这篇论文的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发掘这一部尚未被过多关注的作品，作为沈从文巫文化书写研究的一个小小的拓展。

第三节 前人研究综述

专书方面，金介甫的《沈从文传》通过对沈从文本人的采访，完整的记载了

沈从文的生平，其中对沈从文幼年和青年期间在湘西的生活经历是本论文的重要参考资料。夏菁的《神话与写实的二重变奏：沈从文乡土小说研究》里提出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具有神话和写实相交织的“二重变奏”特点，是本篇论文第三章探讨神巫“神性”与“人性”交织特性这一题目的灵感来源。

硕博论文方面，熊瑛子的《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神话思维特征》通过人类学的“神话思维”来解读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追溯沈从文“神话思维”的起源，并论述其价值意义。张宝金的《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将沈从文和同时期的另一位作家鲁迅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论述二人作品中分别对“巫”和“鬼”的书写特征，再进一步从美学视角解读二人作品，同时探讨二人作品对当时中国的启示意义。颜芬的《论湘西巫傩文化与沈从文的文化意识》以沈从文的巫文化书写探讨沈从文的文化意识，向上追溯到楚文化和儒道文化，并提出沈从文在巫傩文化影响下，产生了“人性”的宗教观和泛神思想等文化意识特点。

期刊文章方面，彭小妍的《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将重点放在神巫对白衣女子的恋情上，并以沈从文的浪漫都市题材小说作对比，认为沈从文试图通过哑女来质疑语言是对自然情欲的扭曲。她的另一篇《沈从文的乌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则通过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乌托邦思想内容，来论析沈从文在苗族乡土小说里虚构的乌托邦世界。田卓鑫的《从〈神巫之爱〉看沈从文小说的神性之美》提出《神巫之爱》的小说在角色和背景塑造上都有一种神性的神秘美感，而这种爱与美的哲学观是沈从文基于边地地区的人民生活所诞生的。罗秋香的《从情感缺失到人性缺失的孤独意识——从沈从文〈神巫之爱〉

说起》认为沈从文的生活经历造成了他小说的孤独意识，并由此进一步论析《神巫之爱》里的神巫拥有情感和人性两方面缺失的角色特点。李国太的《“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指出沈从文作为苗族混血，他的苗族写作视角多为“外来者”，由此引申出沈从文对自己苗族身份认同的讨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对湘西巫傩文化和相关文学书写的研究文章，都是本篇论文建立论点的参考和基础。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文本分析法。本篇论文尝试对沈从文的中篇小说《神巫之爱》进行解读，筛选其中对巫文化书写相关的小说文本，分析这些小说文本的写作特点，以及作者对其进行文学化创作的目的，同时也将相关文本用于论文中的举例论证。本篇论文也少量引用了如《边城》的其他沈从文作品，用于论文中部分论点的对比印证。

文献研究法。本篇论文搜集并参考目前中国知网和台湾华艺线上图书馆内，学术界对沈从文巫文化书写和《神巫之爱》这两个主题相关的硕博论文和期刊文章，以及相关研究的专书。使用前人学者的研究作为基础，尝试对《神巫之爱》的巫文化书写内容提出一些新的解读方向。

分类法。本篇论文在进行研究过程中会将所得的资料进行分类整理，作为安排论文章节架构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方便按照论文的书写进程随时进行查阅。

第二章 《神巫之爱》中的巫文化元素

湘西传统文化里，巫文化属于民间信仰的部分，其对于湘西地区的人民来说就等同于中国其他地区人民对神佛的信仰。巫文化源自先秦时期的楚文化，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因此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信仰体系，已经和湘西地区的人民紧密相关联，成为该地区独特的文化符号。《神巫之爱》作为一部使用苗族文化为背景创作的小说，沈从文自然在其中使用了大量的巫文化元素，使这部小说在讲述浪漫爱情的同时，又蒙上了一层更引人遐想的神秘面纱。《神巫之爱》小说情节中巫文化元素的表现可分为“仪式性”和“精神性”两种层面，前者主要为“巫术”“巫师”“巫歌”等现实层面的，后者则体现在巫文化对小说人物的语言习惯、社会观等方面的影响，本章将就以上二者分别举例叙述。

第一节 “仪式性”的巫文化

湘西的巫文化中，“傩”是“一种驱鬼逐疫、祈福禳灾的祭祀性巫术活动”。¹傩作为湘西巫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巫术仪式，需要有专门负责执行宗教仪式的“巫师”作为主持人，配合充满巫术色彩的舞蹈和音乐进行仪式，整个仪式拥有一套

¹ 谭璐，〈沈从文湘西小说与傩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页82。

严格完整的流程。拥有浓厚宗教信仰气息，同时也兼具强烈的艺术文化色彩，因此常在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被使用。巫与舞不可分，楚俗好歌喜舞，湘西成了歌舞之乡。²东汉王毅的《楚辞章句》内也提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³

《神巫之爱》的第二章《晚上的事》里，详细描绘了作为“巫师”角色的神巫在箭坪前搭建的道场上为全村人主持被称为“大傩”的祭神法事的全过程。

“松明，火把，大牛油烛，依秩序一一燃点起来……那个野猪皮鼓，在五羊手中一个皮槌重击下，砰砰作响声闻远近时，神巫戎装披挂上了场。他头缠红巾，双眉向上直竖。脸颊眉心擦了一点鸡血，红缎绣花衣服上加有朱绘龙虎黄纸符箓。手执铜刀和镂银牛角。一上场便在场坪中央有节拍的跳舞着，还用呜咽的调子念着娱神歌曲。”⁴

这一段从服装穿着、仪式用的法器、神巫和仆人的神情举止多个方面书写，充分描绘并塑造出了神巫作为法事主持人的形象。法事是在晚间进行，神巫在闪烁火光的映照下中登场，涂抹鸡血凶神恶煞的面孔，配合他的舞蹈和歌声，皮鼓

² 田卓鑫，〈从《神巫之爱》看沈从文小说的神性之美〉，《社科纵横》2008年第2期，页176。

³ [汉]王毅，《楚辞章句》，卷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检索于2023年4月8日，<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58892&remap=gb#p2>。

⁴ 沈从文，《神巫之爱》（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页15。

厚重的鼓点声在漆黑的山林间回荡。沈从文在一开始就营造出一个庄严且神秘感十足的场景，其严肃程度绝不亚于其他宗教仪式现场的氛围，但相比之下神巫的法事还多出一份原始的、充满野性的美感，这是只有在巫文化这种原始信仰中才会保留的独特要素。

神巫的舞蹈跳了一段时间后，仪式来到了另一个环节，仆人五羊将鼓声放低，神巫开始放声歌唱迎神的巫歌。歌词大意为首先向神仙赞美花帕族族人，之后再邀请各路神仙下凡参与花帕族用各类酬神祭品为他们摆设的宴席。⁵神巫唱完以后，人们也纷纷拍手呐喊对神明们表示欢迎。神巫的歌歌词全篇浅白易懂，并没有包含任何复杂的宗教信仰专用词汇。神巫对于小说里信仰巫文化的花帕族人而言，是作为人的他们和神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而神巫的巫歌就是“人与神之间感情的联系物”，它像是人们心灵的一种寄托，因此浅白的用语更方便达到神巫使用巫歌“点破心灵，感化人事”的目的。⁶神巫的歌舞既是娱乐神明，也是在娱乐众人，通过艺术表演给与他们精神上的慰藉。就如小说原文里所写：“神巫如何使神驾云乘雾前来降幅，是人们不能明白知道的事，但神巫的歌声，与他那种优美迷人的舞蹈，却已先在云石镇上人人心中得到幸福与欢喜了。”⁷请神的歌唱完以后，神巫还需要“作揖，磕头，风车般翻了三十六个筋斗”。⁸此处意指的应

⁵ 歌词原文见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17-18。

⁶ 田卓鑫，〈从《神巫之爱》看沈从文小说的神性之美〉，页 176。

⁷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18-19。

⁸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19。

是对不同身份的神明所行的不同礼节，对关羽这类讲究礼数的武将作揖行礼；张果老和铁拐李本就是神仙的则需要磕头；洪秀全和李鸿章这种生前是“霸王”的则直接连翻三十六个筋斗以武相会。这里展现出巫文化具有神明多且混杂的特点，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传说中的神仙，在巫文化里均可拥有神性。

值得让人注意的是，神巫所唱的歌和沈从文另一部小说《边城》里“巫师迎神的歌”歌词完全一样。⁹《边城》中提到这首迎神歌的目的是在秋末酬神还愿，而《神巫之爱》中神巫迎神的目的同样是让花帕族族人祈福请愿，二者的功能性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边城》里的这首歌是翠翠在等进城的祖父回来一个人撑船时，按回忆里的情景所哼唱的，而《神巫之爱》这首歌就是神巫跳傩时唱的。同一首歌在两部作品中营造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氛围，在《边城》里被翠翠唱出了“快乐中又微带忧郁”的氛围，在《神巫之爱》中则是在热闹非凡的跳傩仪式上神巫的悠扬高歌。¹⁰这里展现出巫歌在艺术层面上的丰富多样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巫文化已经渗透到了湘西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它不仅具有神巫在跳傩时用来连接人神的巫术功能性，也可以像山歌一样在日常劳动中歌唱来抒发情绪。

请神献牲的第一堂法事结束后，神巫稍作休息就开始第二堂法事：“神巫得把所有在场的人叫到身边来，瞪着眼，装着神的气派，询问这人想神给他什么东西，这人实实在在说过心愿后，神巫即向鬼王瞪目，再向天神磕头，用铜剑在这

⁹ 沈从文，《边城》（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页 58。

¹⁰ 沈从文，《边城》，页 59。

人头上一画完事。”¹¹这一环节的法事中神巫所扮演的是类似“乩童”的身份，他表现出神明上身的模样：“仿佛口属于神，眼睛也应属于神”¹²。人们轮流跪在神巫面前诉说自己的祈愿或诉求，而他们的诉求大部分都是非常现实的，大多都是祈求发财、平安、人丁兴旺、牛羊健康一类的愿望，这是巫文化功利性的展现。马林诺夫斯基(Malinnowski)把巫术定义为“一套完全实用的行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用的手段。”¹³湘西原始形态的社会下，人们面对无法抗衡的大自然时，他们的愿望诉求也自然会和日常生活的实用性与功利性相挂钩，作为信仰的巫文化便是他们最好的诉求对象。

《神巫之爱》第二章里的书写的“大傩”一共分为四次法事，每次法事之间都会有间隔时间供神巫休整体力。第一堂法事是献上祭品请神下凡；第二堂法事是倾听人们的祈福请愿；第三堂法事因为神巫为那前来祈福却一言不发的女子搅得心神不宁而草草进行，没有在文中有所描述；第四堂法事则是送各路神明回天上来为这场进行了一整晚的“大傩”画上句号。沈从文除了第三堂的法事外，可以说对整个“大傩”的流程都作了详尽的书写。这是沈从文湘西小说中巫文化书写的一大特点，也是沈从文作为土生土长的湘西人在小说创作上的优势，如果没有丰富的现实体验，是无法仅靠作者自己的想象凭空构造出如此复杂的一整套文

¹¹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1。

¹²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6。

¹³ 转引自罗宗志，〈百年来西方人类学巫术研究综述〉，《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页 74。

化仪式流程的。

《神巫之爱》物理层面的巫文化元素书写主要集中在上文所列出的第二章的“大雉”仪式中，另外第三章《第二天的事》里，还讲述了一个巫文化的仪式。神巫和仆人五羊外出打猎，由仆人打探来的消息得知附近便是前一天晚上那个让他怦然心动的沉默女子的住处，于是想要捉一对野兔作为见面礼前去探访，而兔子属于山上的野兽，因此需要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同山神通知一声”。¹⁴这个仪式在文中的具体描述如下：“用石头在土坑边或大树下砌一堆，堆下压一缕头发与青铜钱三枚，设此的人略一致术语，就成了。”¹⁵这种对山神的信仰，也是源自于原始社会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湘西地区的地貌形式以河流和山林为主，这二者是湘西地区人民赖以生存的资源，因此自然而然的就会和代表信仰的巫文化挂钩，并由此将山神和河神信仰吸纳入巫文化中。

第二节 “精神性”的巫文化

前文已经提到，巫文化已经和湘西地区的人民紧密相连，并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之中，这可以看做是巫文化对他们精神层面的影响，这种影响大部分是无自觉且在潜移默化的情况的形成的。这一点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也作出了充分的描写，小说中人物的日常言谈可以读出巫文化的影子，也给读者

¹⁴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7。

¹⁵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7。

带来了和平常认知有所不同的、富有冲击力的全新文化体验，下文将分别举例论述。

《神巫之爱》小说中人物的对话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经常使用动植物意象来比喻人，比如猫头鹰、老虎、萤火虫、大蒜等，这种比喻尤其多出现在神巫的仆人五羊的话语中。五羊作为仆从的角色，善于观言察色，他能敏锐的察觉到神巫情绪的变化，同时也非常了解主人的脾气，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伶牙俐齿的人，有些时候甚至能把神巫辩驳得哑口无言。他“除了衬托神巫，也扮演著小丑及智者混合的角色，类似莎士比亚剧中的丑角。”¹⁶五羊的存在，给这部以神秘和浪漫为主基调的小说增添了一份诙谐，他荒诞的言行举止和沉默稳重的神巫形成强烈的反比，常在意想不到处引读者发笑，这种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文学《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和仆人桑丘间的喜剧效果。以下将举例《神巫之爱》中的文本进行论证。

小说第一章《第一天的事》里，神巫因为害怕应对那些守候在村口热情如火想向他求爱的花帕族女子，因此在村口附近的山上踟蹰不前，最后一直等到傍晚女子们散去才敢进村。入住老族总家中后，五羊看着院里树上的猫头鹰说：“猫头鹰，猫头鹰，白天你虽然无法睁开眼睛，不敢飞动，你仍然不失其为英雄啊！”

¹⁷此处五羊表面上是说猫头鹰晚上捕捉老鼠的贡献，实际上是在用猫头鹰暗喻神

¹⁶ 彭小妍，〈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页399。

¹⁷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14。

巫，调侃神巫白天不敢进村的怯懦。这番话的巧妙之处在于，不知情的老族总听来就是仆人在夸赞自己的主人，而只有神巫自己明白五羊话中的调侃之意。短短一句话，沈从文就将五羊的个性活灵活现的展现出来。第四章《第二天晚上的事》里，神巫和五羊趁着夜色悄悄溜到了暗恋女子的屋前，透过窗户窥视到那为女子就在屋内，五羊催促神巫在窗外唱歌求爱，但神巫却疑心喜欢的人其实是双胞胎姐妹而徘徊纠结，二人的争论中五羊说道：“打猎的人难道看过老虎一样就应当回家吗？”“虎若是孪生，打孪生的虎要问尊卑吗？”¹⁸此处五羊将神巫暗恋的女子比作老虎，神巫比作猎人，他认为今晚来这一趟就好比是打猎，必须有所收获才行。五羊的这种比喻虽然看似略为不恰当，但这恰恰符合他大胆疯癫的举止，以及作为下等仆人难免粗俗的用语。相比之下，作为主人同时也是神性智慧象征的神巫，自然意象的比喻在他言语中的使用也凸显了他这个角色个性。比如每次五羊过于多嘴多舌让神巫感到烦躁时，他不会气得大骂脏话，而是把五羊比作是大葱或者大蒜，因为这类植物都是生长在土地上甚至地下，是和住在天上的神明相聚最远的，神巫的这种比喻就是暗示五羊“与神无从接近”。¹⁹

巫文化拥有“原始拜物教信仰的特点”，相信“万物有灵”的说法，这点在上一节关于山神的举例论述中已有印证。²⁰沈从文生活的湘西，周围的人们自然

¹⁸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57。

¹⁹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7。

²⁰ 易瑛，〈神的解体与神性招魂——论中国现当代作家与巫文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 年第 2 期，页 109。

都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在他们的认知里，山上水里的野兽植物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灵性”。沈从文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个文化特点，并透彻的运用在书写《神巫之爱》的人物角色方面，使这个以巫文化为参考虚构出的小说世界更富有浓厚的原始社会气息，同时也让小说中人物的个性更为生动鲜活。

《神巫之爱》中花帕族族人的价值观中，我们也可以解读出些许巫文化的气息。首先，沈从文所创造出的花帕族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自由奔放的恋爱观念，她们“在恋爱上的野心等于猓猓族男子打仗的勇敢”，即使是作为神的代言人地位高高在上的神巫，她们也敢于对他展开热烈的爱情攻势。²¹这是因为巫文化中的神都是以人们的愿望自行塑造出来的，因此“人神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别，彼此非常接近，以致形成了民神同位”。²²这一点在前文所提的请神歌里神明多且混杂的特点上也有体现。这样一来，神巫在她们的认知里虽是唯一与神沟通的桥梁，但他并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她们所信仰的神也曾经是人，和她们一样有七情六欲。跳傩法事上几乎所有年轻女人对神明许下的愿望都是和神巫成亲，对此情况族中最年长的长者也只是站出来提醒女子们“花帕族女人的美德是热情的节制”²³，但并没有过多强行干涉，因为他也认为这份“纯洁的心愿，我不能用高

²¹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

²² 曾芝梅，《〈神巫之爱〉：巫与神的完美结合——兼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 年第 1 期，页 97。

²³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4。

年来加以干预。”²⁴《神巫之爱》里人物们的这种与中国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展现出巫文化浸透下的人们所拥有的一直原始但朴实的人性美，而这种淳朴的人性美在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中屡见不鲜。关于与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相悖这一观点的论述，将在之后的章节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此处不作更多讨论。

²⁴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3。

第三章 “神性”与“人性”的交织

《神巫之爱》中的神巫这个角色，在他的身上同时具备明显的“神性”和“人性”两种特质。他一方面作为巫师，是代人们将愿望传达给神明的代言人，是受所有人所敬重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他有作为人的情感的欲望，会因为心仪的女子心绪不宁。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刻意将神巫身上的“神性”被“人性”取代主导地位，二者地位的变化差异程度随着小说剧情的推进越发显着。本章将列举这种特征在小说文本中的体现，并尝试对沈从文的这种书写特色进行探讨。

第一节 被“人性”逐渐压制的“神性”

《神巫之爱》中可以将第二章里，“大雉”的第二堂祈福法事作为分界线，来探讨神巫身上“神性”转向“人性”的变化。分界线之前的小说剧情里，沈从文描写的神巫一直保持着不近女色的神性威严。他不管去哪个部落里为他们做法事，都不乏受到女性们的追求，但他从来未对其中的任何一位打开心房。“他因为做了神之子，就仿佛无做人间好女子丈夫的分了。”²⁵沈从文接着又做出辩解，解释神巫这种并非是因为他受人们敬仰而变得高傲，而是他认为自己“应当属于

²⁵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3。

众人”，因此爱上任何一个人都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²⁶神巫表现出了一种“神性”的光辉，他想要均匀的将这份光辉散布给每一位信徒，他的这份博爱更凸出的体现了他这个角色的“神性”特质。沈从文从开篇神巫初登场时，就让读者明显的感受到了这份“神性”，无论是他这种对爱情的冷淡，还是和油嘴滑舌的五羊相比下沉默寡言的性格，都让这位主角的地位肃然变得崇高且神秘。

第二章的“大雉”仪式上，神巫为花帕族主持仪式时更是尽显他“神性”特质的一面。特别是他在第二场法事里请神上身聆听信徒祈愿的时候，他的“神性”特质表现达到了整篇小说的顶峰。这时的神巫身上已经几乎看不到任何“人性”，他已经是近乎于神明的存在了。面对女性信徒们一个个都许下想要和他成亲的愿望，他也不曾有半分动摇，毅然行使着他作为神巫的工作，全都瞪目喝一声，表示心愿已传达给神明，就让那个女子退下了。

沈从文在神巫的“神性”展现到极尽的时候，安排了另一位重要角色的登场。她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赤了双脚，披了长长的头发，像才从床上爬起，穿一身白到神巫面前跪下，仰面望着神巫。”²⁷神巫在和这位少女四目相对之时就有别样的情感在心中油然而生，但他依旧镇住了心喝问少女有何祈愿。他没想到的是，这少女竟一言不发地开始落泪了，神巫那高高在上的“神性”在这一瞬间轰然坍塌消散：“神巫望到这眼边的泪，忘了自己是神的仆人了”。²⁸他又是称这少

²⁶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

²⁷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7。

²⁸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8。

女“洞府中的仙姐妹”，又是自称“你仆人是世间一个蠢人”，一时间乱了手脚，但这少女却甚至不等他按流程扬起铜剑喝走她，就自行退下跑掉了。²⁹

白衣少女登场的剧情，便是本节开头所提出的分界线所在。她让神巫的“神性”在小说余下部分里淡化到几乎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神巫的作为常人男子的“人性”。神巫开始想方设法去打听这个少女的消息，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少女是个哑巴，同时还有一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孪生姐姐。神巫和仆人打探这对姐妹消息的过程中闹出了不少乌龙，如小说第三章里，神巫派遣五羊去打探白衣女子的住处，结果自己转头在灶房撞见了白衣女子的孪生姐姐，而五羊打探到白衣女子的住处回来禀报时，被神巫一口认定是在说谎，百口莫辩的五羊只好气得去一个人喝闷酒。小说由此开始逐渐褪去了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转为浪漫又带一丝诙谐的爱情故事。神巫的“神性”被“人性”逐渐压制并取代后，他面对爱情就如同懵懂的幼孩，全然失去了他之前文本里在信仰上拥有的绝对主导权，二者相比下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小说增添了不少趣味性和可读性。

小说的结尾，神巫趁着雨夜潜入白衣少女的住所，不料油灯被风吹灭，在重新点燃油灯的一瞬，他才看到床上竟睡着一对长相极其相似的双胞胎姐妹。神巫是否会选择向其中一人告白，还是就此转身离去？小说的开放式结局似乎给了读者自行幻想的空间，但先前小说第五章里，五羊所作的那个荒诞的梦境似乎又暗示着神巫这份不幸的恋情最终将以悲剧收场。

²⁹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28。

“他似乎同他的师傅向一个洞中走去，师傅伤心伤心的哭着，大约为失了女人。大路上则有无数年青女人用唱歌嘲笑这主仆二人，嘲笑到两人的嘴唇，说是不太高明。五羊就望望神巫同自己，真似乎全都苍老了……”³⁰

梦里的神巫不但失去了爱情，就连他那高高在上的“神性”也找不回来了，让人联想到西方传说中因偷尝禁果被逐出伊甸园的亚当。那些曾经唱着求爱歌曲的女人的歌喉，此时发出的只有嘲笑戏谑的歌声，那个坐在神坛上的尊贵的“神之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受人嘲笑的普通人。神巫面相的瞬间苍老，也预示着这幅普通人的血肉之身终将会老去，他“神之子”的身份终究只是人们给他的称号，他并非和神明一样是永生不灭的。沈从文通过这场光怪陆离的梦境，进一步暗示了神巫的“神性”终将被“人性”所瓦解。

第二节 “神性”与“人性”交织的写作特色

沈从文里神巫和白衣少女的相遇情节，在爱情小说中并不罕见。浪漫为主基调的爱情小说里，不乏出现这种男女一见钟情的剧情安排，因为这种“偶然性”的恋情更能让读者产生浪漫的氛围，但当这种剧情被许多作家反复使用后，读者就很难再产生共鸣。《神巫之爱》中，沈从文通过神巫“神性”和“人性”的交织，让神巫和白衣女子的一见钟情式相遇有了不一样的新鲜感。

³⁰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71。

如前文所述，神巫在开始时给读者的姿态是高高在上“神性”十足的体现，然而白衣女子的出现却一瞬间摧毁了神巫的“神性”。这场相遇就是这部小说的高潮部分，读者会惊讶于这种突如其来的转变，因为之前剧情中作者用巫文化营造出浓重的神秘感在这时还未褪去，神巫突然的怦然心动使得小说的发展变得难以预料。沈从文通过这种人神交错式的恋爱，在传统的爱情小说剧情框架上发展出了新的走向，避免了这部小说成为一部平平无奇的老套爱情小说。

白衣女子这个角色的塑造上，也可以看到一些“神性”的影子。她那身雪白的衣裳就已经让这个角色似乎带有一丝仙气，而她又是个哑巴，和其他用百灵鸟般的歌喉唱山歌求爱的花帕族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而没想到这份缺陷竟恰恰引起了神巫对她的关注。罗秋香认为神巫是一位“人性缺失的孤独者”，他一直在克制自己作为普通男子的七情六欲，看似被众人高高捧在神坛之上，但他的内心是孤独的。³¹这其实就是“神性”在神巫身上占主导地位时的表现，而能打破神巫内心枷锁让神巫寻回“人性”方法，就是爱情。结合前面白衣女子的“神性”论述，似乎唯有这种带有“神性”近乎完美的女子，才能打破“神性”的枷锁，但这种完美是建立在身体的缺陷之上的。“情歌和情话都打动不了神巫，无声的言语却夺得他的心。”³²沈从文在这里表现出他作品中一贯歌颂“人性之美”的写作风格，以不完美的“人性”将完美的“神性”解体。

³¹ 罗秋香，〈从情感缺失到人性缺失的孤独意识——从沈从文《神巫之爱》说起〉，《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年第12期，页28。

³² 彭小妍，〈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页409。

巫文化的根源是楚文化，而谈到楚文化的文学作品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屈原。屈原的作品《九歌》，正是他被流放到沅湘流域时所创作的。“九歌的主旨一直众说纷纭，人神恋爱说是其中有影响力的说法之一。”³³《山鬼》所讲述的，就是一个和人类相恋的山神，思念情人的浪漫故事。沈从文的巫文化书写是否受《九歌》所影响，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论证，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和屈原一样都注意到了湘西这篇土地上神秘且浪漫的巫文化，并在自己的文学作品创作中加以使用。《神巫之爱》中的神巫拥有“神性”和“人性”的两面性，可以看作是人神恋爱神话的再创作产物。

³³ 熊瑛子，《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神话思维特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08），页 32。

第四章 巫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对立

《神巫之爱》的小说世界，是沈从文基于巫文化所虚构创作而成的。小说世界里自由奔放的人性、不受法律束缚的社会、自然淳朴的民风，无不使人联想到同样是文学作品里虚构的理想乌托邦——桃花源。湘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该地区山峦重叠，交通非常不发达，想要出行只有翻山越岭和顺水行舟两种选择，因此这片地域自古便属于边疆区域，外人罕有前往。正因为如此独特的地理环境，湘西地区的文化数千年来不受中国主流文化的影响，始终保持着一种原始的形态。沈从文有意在他的湘西小说里使用巫文化去创造一个在文化上与传统中国文化相对立的世界，这是他基于当时的历史时代对汉人文化的堕落所给予的回答，也是五四运动思潮对他小说创作影响的体现。本章将探讨这种文化差异在《神巫之爱》里的体现，并尝试解读沈从文在其中所隐喻的文化忧患意识。

第一节 自由不羁的巫文化内核

《神巫之爱》中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差异最大之处就是爱情观。中国传统观念是以男子占主导的父系社会，而《神巫之爱》里的花帕族则是女性占主导的母系社会。花帕族女子的热情奔放在前文中已经充分阐述，她们热情的求爱让神巫都得退避三舍。她们白天的工作一忙完就在神巫的住处附近的寨门和路亭等必

经之路上等候神巫，不知疲倦的唱着求爱的山歌。“她们将等候半夜或一整夜，到后方各自回家。”³⁴这种观念“颠倒了文明世界中男追女的模式”。³⁵相较中国传统文化里教女子尽可能不要在外抛头露面的礼教也是大相径庭的。“大雉”的祈福法事上，按规矩为了节省时间，类似的愿望本应一个人代全族人许就可以，女子们的愿望却都是想当神巫的妻，个个都要亲口去说，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影响了法事的进行，但即使如此村里的长者也按照惯例无权干涉年轻人的恋爱。由此可见，恋爱自由在花帕族里是至高不可侵犯的规矩，年轻人在这方面甚至比长者更有话语权，这些对于中国传统礼教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

神巫的仆人五羊身上也可看出沈从文有意对立传统文化的描写。五羊和神巫虽为主仆关系，但却和传统文化中的主仆观念不大相同。五羊敢于指出神巫面对爱情问题时的怯懦，甚至还用猫头鹰做比嘲笑他。五羊又爱喝酒，酒可以麻醉人的神经让人意识模糊，作出超乎常规的举动，这便是用来突破传统规则的最佳工具。常言道酒后吐真言，五羊在醉酒以后就更加肆无忌惮的调侃他的主人爱上白衣女子一事。他骑马跟着神巫，醉醺醺的唱道：“我师傅已不怕花帕族的女人……那神巫如今已为一个女子的情人”，气得神巫骂了他数次他才甘愿罢休。³⁶五羊和神巫这种时常颠倒的主仆关系，既有前文中所提到的喜剧效果，也包含了沈从文想要在小说里反转传统文化拥有绝对上下级差异的主仆关系的用意。

³⁴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50。。

³⁵ 彭小妍，〈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页 403。

³⁶ 沈从文，《神巫之爱》，页 45。

《神巫之爱》里还有不少对“性”的书写。“性”这一话题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是羞于启齿的隐私话题，文学上过于露骨的描写会被认定为内容不良的禁书。反观在原始文化里，与“性”挂钩的是人类生殖繁衍的基本需求，人们对待这个话题的态度并不保守。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书写了不少“性”相关的内容，这些大部分都是非常直白的。例如前文中提到的那个五羊做的荒诞的梦境里，他梦见自己得了个妻子，妻子的身体部位在他眼中变成了“馒头”“冬瓜”“白炖萝卜”等可吃的东西，“他得在每一件东西上尝尝，或吮一次，或用舌头舔舔……”此处以食物为意象，对男女欢爱之事作出极其露骨的描写。沈从文利用巫文化浸染下的原始社会背景，使得这种“性”的书写变得合乎常理，更像是通过一种原始的审美态度来对人体的美感进行审视。

第二节 沈从文的文化忧患意识

我们从以上的举例分析里，可以得出《神巫之爱》在文化上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悖的两个核心，其一是自由恋爱，其二是打破繁琐的教条束缚。沈从文所生活的清末时期的湘西，汉人因为死守繁缛古板的传统礼教，导致汉文化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彩。“相形之下，部落民族由于恪守古风，却一直保持着他们的活力。”³⁷沈从文作为苗族和汉族的混血儿，汉人和苗人两边的文化对于他而言都是非常亲切的。许多评论家认为，沈从文湘西小说里对湘西文化的大量运用“展现了沈

³⁷ 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页4。

从文对苗族文化烂熟于心，并高度肯定其中蕴含着沈从文对苗族身份的自觉认知。”³⁸沈从文也经常以“乡下人”这个名号来称呼自己。

沈从文所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处在岌岌可危的地位，外部是入侵国土的侵略者，内部是迂腐守旧的人民。沈从文敏锐的意识到，这个东方大国所拥有千年辉煌文化正在逐渐倒退发展，最终甚至难逃在历史长河里消失殆尽的结局。他一方面高度欣赏苗族自由绚烂的巫文化，一方面又对迂腐老旧的汉文化感到悲哀。沈从文和同时代的另一位作家鲁迅虽素未谋面，但二者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一样的道路，那就是用文字去唤醒这个在沉睡中不断下坠的时代。鲁迅选择尖锐的描写社会的黑暗面给人们在思想上来一记当头棒喝，沈从文则选择了用古老的湘西巫文化来唤醒沉睡的汉人文化，两人的方法一个“刚”一个“柔”，但目的却都是一样的。“他们用深重的忧患意识和独异的文化眼光，建构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传承着文化救赎的历史使命。”³⁹

绪论里提到，沈从文的小说按题材可粗略分成都市小说和乡土小说两大类，我们从沈从文的都市小说里，也可看出他对原始文化的亲近。沈从文的都市小说有不少是以男女恋情为主题，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沈从文在这些小说里所描绘的恋情，并非如湘西小说中那般纯真美好，而是极度腐败、扭曲畸形

³⁸ 李国太，〈“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页151。

³⁹ 张宝金，《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2），页34。

的。这里以《八骏图》的主角达士先生为例，他受邀到青岛的某个大学担任暑期特邀教授一职，然而家中尚有未婚妻的他，却禁不住另一位教授的女友的诱惑，本来要启程返回的他临时发了封电报，欺骗自己的未婚妻说自己“害了点小病……想在海边多住三天”。⁴⁰达士先生是一名作家，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还高傲的宣称自己的工作“医治人类魂灵的医生”，然而他自己却是患“病”最严重的那一位。他作为学者的理性，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最终出轨自己的未婚妻。这是沈从文对“衣冠禽兽”一类都市人的讽刺。

沈从文在 1922 年夏天从湘西来到了北京，他本想当一名学生进大学学习，但很快就发现他即身无分文又没有正规学历，要么考不上要么付不起学费，他靠着亲戚熟人的资助，在北京摸爬滚打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让自己逐渐走上梦想中成为作家的道路正轨。⁴¹沈从文在这段时期感受到了大都市生活的冷漠，他也注意到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一些观念被人们所扭曲，成为他们不良行为合法化的借口，比如自由恋爱的观念，被一些人用来掩饰自己对爱情不忠的畸形人性。大都市虽然有着更丰富的新事物，但生活的沉重负担压着每一个人，这种压力下人性极容易发生扭曲，表面光鲜亮丽的人们，内心已经变得黑暗浑浊。沈从文渴望回归到湘西那个民风淳朴的文化社会中去，但为了理想他又不得不在北京坚持下去，因此文字就成了他的压抑情感的宣泄口。我们转回头反观《神巫之爱》，花帕族的女子虽然热烈的渴望爱情，但她们却严厉反对情人出轨，并遵守一夫一妻

⁴⁰ 沈从文，《春》（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页 91。

⁴¹ 这段生平概述参考自金介甫，《沈从文传》，页 73-78。

制，如果有人真的夺得神巫妻子一位，其他女子也就自然选择放弃，不会继续死缠烂打。相比较之下，被称为“文明人”的都市居民，在感情道德方面还不如原始部落的居民来的健康、忠实，这是沈从文对都市人性的讽刺，也是他对湘西原始文化的亲近和回归。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中塑造了一个与世隔绝、隐藏在深山中的原始部落——花帕族。这个部落虽信仰着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们看来未知且神秘的巫文化，但读完整部小说后就会发现，这个部落并不存在什么古怪的条规，花帕族人的社会是非常松散自由的。花帕族有基本的社会结构，有称为族总的部落首领，但他更像是处理族中重要大事的管事人，比如接待来为全村做“大傩”的神巫。族总作为年长者，因他丰富的认识阅历而在部落中有一定的威信，但他并非是叱咤风云的皇帝。人们以种田捕猎作为生计，过着崇敬自然的生活，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原始社会。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表露出“一种对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憧憬”。

⁴²他试图通过巫文化浸染的原始部落社会模式，在小说里创造一个理想的美好国度。乌托邦主义作为西方的一个重要思想，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沈从文虽然未曾留洋学习，但在五四浪潮的席卷下也学习到了这些西方的知识。关于五四时期传入的乌托邦思想流派和内容等更为深入详细的内容，其他学者的文章中已有详细论述。⁴³本章想要阐述的是，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创造出一个倡导无政府

⁴² 彭小妍，〈沈从文的乌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1年第1期，页385。

⁴³ 详见彭小妍，〈沈从文的乌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页388-391。

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绝非是对现实的逃避，正如上文所论述的，他是想要通过这个美好的国度，来唤醒当时中国人民保卫自己民族的文化。

沈从文在《神巫之爱》里，表达了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反对声音，但这并非是对自身文化的否定。《神巫之爱》里的自由恋爱观念，“不仅仅是一种人性欲望的表达，更是一种崇高价值的体现和生命力强盛的象征。”⁴⁴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社会，也在试图揭露传统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病。《神巫之爱》虽然题材和表达方式更偏向于纯虚构，但沈从文想通过人性与社会的真善美所传达的主旨思想却不曾改变。他在《边城》题记里写道：“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⁴⁵这不仅是沈从文在《边城》里想要传达的声音，也是在《神巫之爱》乃至他所有湘西小说里所隐藏着的呼声。

⁴⁴ 宋静静，〈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楚文化色彩〉，《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1期，页46。

⁴⁵ 沈从文，《边城》，页4。

第五章 结语

《神巫之爱》向读者展示了一个饱含湘西风情的幻想世界，而巫文化是构成这部小说的核心元素。湘西地理位置偏远，人们对这片土地土族所信奉的文化都不甚了解，因此巫文化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未知且神秘的体验，这便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特点和优势所在。《神巫之爱》中，沈从文对巫文化的仪式性和精神性两个层面的巫文化元素进行了丰富的书写，贯彻整部小说。其包括傩仪、巫师、巫歌、自然意象崇拜等多个元素，尤其是小说第二章神巫为居住在云石镇的花帕族所作的“大傩”法事，给读者带来十足的新鲜感，将小说剧情推至高潮。

《神巫之爱》的主角是被称为“神巫”的一位青年，他的职责就是为各个部落人们请神祈福。沈从文在小说里随着剧情的推进，通过爱情将神巫这个角色严肃的“神性”瓦解，并以富有生命力的“人性”取而代之。这种带有强烈反差感的剧情模式，在老套爱情小说剧情上推陈出新。沈从文的这种人神交织的恋情书写，上可追溯至楚文化里屈原所作的《九歌》，是巫楚文化在白话文学中的传承。

沈从文还注意到了巫文化原始且旺盛的生命力，是他当时所处时代沉睡着的中国人民的一剂良药，是复兴已经日趋迂腐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关键。《神巫之爱》中的文化价值观，在各方面都与传统中国文化观念相差甚大。沈从文有意以异族文化为框架，在小说里构建一个他理想中的乌托邦式社会，其目的是通过原始的、淳朴的民风来呼唤中国人民在繁杂的礼教束缚蒙蔽之下，逐渐失去的文化本心。

沈从文作品的巫文化书写研究方面，本篇论文仅是选用了学界讨论较少的《神巫之爱》为例进行讨论。《神巫之爱》作于1929年，这段时期前后沈从文连续创作了一系列饱含幻想色彩的湘西巫文化题材小说，如《凤子》《媚金，豹子与那羊》《龙朱》等，其中《龙朱》的剧情还和《神巫之爱》有所联系，二者可看作是前后篇。以上的这一系列作品里都有非常丰富的巫文化书写，尚有好几部和《神巫之爱》一样被学界讨论较少者，都还有可研究的空间。沈从文的其他湘西题材作品中也有不少民俗的书写，其中不乏苗族的巫文化信仰，这点也可以进一步拓宽这个题目的研究对象范围。总结来说，这个课题是沈从文文学作品研究中一个比较重要且宏大的主题，截至目前仍有一定的可研究空间值得我们进行探索。

引用书目

专书

1. 沈从文,《神巫之爱》,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
2. 沈从文,《边城》,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
3. 沈从文,《春》,成都:天地出版社,2021。
4. 夏菁,《神话与写实的二重变奏:沈从文乡土小说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译著

1. 金介甫著、符家钦译,《沈从文传》,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

期刊论文

1. 李国太,〈“表述他者”还是“呈现自我”?——论沈从文的苗族书写〉,《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4期,页149-157。
2. 罗秋香,〈从情感缺失到人性缺失的孤独意识——从沈从文《神巫之爱》说起〉,《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5年第12期,页27-29。
3. 罗宗志,〈百年来西方人类学巫术研究综述〉,《广西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页73-79。
4. 陆群,〈文学人类学的文化书写——沈从文湘西系列作品解读〉,《怀化学院

- 学报》2005年第6期，页8-11。
5. 彭小妍，〈沈从文的乌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乡土故事研究〉，《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1年第1期，页385-411。
 6. 彭小妍，〈无声之恋：沈从文的《神巫之爱》〉，《中国文哲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页395-414。
 7. 宋静静，〈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楚文化色彩〉，《文学教育(上)》2022年第1期，页46-48。
 8. 谭璐，〈沈从文湘西小说与傩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页82-85。
 9. 田卓鑫，〈从《神巫之爱》看沈从文小说的神性之美〉，《社科纵横》2008年第2期，页175-176。
 10. 易瑛，〈神的解体与神性招魂——论中国现当代作家与巫文化〉，《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年第2期，页107-110。
 11. 曾芝梅，〈《神巫之爱》：巫与神的完美结合——兼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民俗〉，《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页96-98。

学位论文

1. 熊瑛子，《论沈从文湘西题材小说的神话思维特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08。
2. 颜芬，《论湘西巫傩文化与沈从文的文化意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

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2。

3. 张宝金，《论鲁迅、沈从文的巫鬼文化书写》，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2。

网络资料

1. 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楚辞章句》，检索于 2023 年 4 月 8 日，
<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58892&remap=gb#p2>。